

Sophie Bassignac

克莱尔的私人生活

〔法〕索菲·巴西尼亚克 著 刘成富王加译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凤凰出版社

Les Aquariums Lumineux



克莱尔的私人生活

〔法〕索菲·巴西尼亚克著 刘成富 王加译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凤凰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克莱尔的私人生活 / (法) 巴西尼亚克著; 刘成富,

王加译. — 南京: 凤凰出版社, 2009. 11

书名原文: Les Aquariums lumineux

ISBN 978-7-80729-548-8

I. 克… II. ①巴… ②刘… ③王… III. 长篇小说—法国—
现代 IV. 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195602号

书 名 克莱尔的私人生活

著 者 [法] 巴西尼亚克

译 者 刘成富 王 加

策 划 王志钧 李 培

版式设计

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

出 品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北京凤凰天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
印 刷 北京市梦宇印务有限公司 (北京市通州区张家湾镇张辛庄村)

开 本 880×1230毫米 1/32

印 张 7

字 数 130千字

版 次 2010年1月第1版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80729-548-8

定 价 22.00元

(凡印装错误可向发行部调换, 联系电话: 010-58572106)

公寓楼里的院子总是令人想起希区柯克电影里的场景，但是，克莱尔并不是格蕾丝·凯利。这里是巴黎的老城区，克莱尔四年前搬来这里。她毅然决然在此安家落户，而且再也不想搬到其他地方。六层楼围成的院子宛如一个“回”字，小石块铺就的矩形庭院就是其底面。院子的中央，一尊手持丰饶角的古希腊美男子塑像静静地矗立在那里，周围是遮蔽着垃圾箱的高大的绿色植物。房客们分住在二十来套的公寓里，顶楼单间的住户像走马灯似的换个不停。把若干个无名小卒联系在一起的，是那种微妙的等级关系。在一年一度的居民代表大会上，它总是提醒着每一个人：就算是所谓的民主表决，请愿的呼声也无法越过自家的大门。平静的生活主宰着冬日里的庭院，唯有天晴的时候，各家各户才把窗户打开，像往外泼水一样将各自的生活倾倒在院子里。

“你犯傻……”看房的时候，克莱尔的父亲两手插在口袋里，

神秘兮兮地说道。三楼的这一套三居室采光很好，结构通透。克莱尔知道父亲的话对她影响很大，但既然决意要买，便强忍住疑问没有让他继续把话说下去。她根据报纸上的分类广告请来了一位匈牙利的老漆匠，把所有墙面一股脑儿地漆成了黄色。过了几个月，老漆匠死了。那位热情老人略带玩笑的话在耳边响起，“等您看腻了淡黄色之后，我就把它统统再刷成蓝色或绿色，随您要什么颜色都行。”克莱尔心情无比沉痛，想着他身后留下的那些由他粉刷过的房子，心中默默思量，我们生前所做的一切死后究竟会变成什么样子呢？什么都别做，这样你就不会死。不要在你身后留下任何痕迹……不过，这些隐秘的想法并没有给她沉痛的心情带来一丝慰藉。

“这地方你也能待得下去？”克莱尔的母亲把半个身子探出窗外，诧异地问道。克莱尔没有答腔，因为她对幽闭的空间情有独钟，而这座庭院恰恰满足了她那近乎偏执的想法。此刻的她早已神游物外，脑海里浮现出一长串令她迷恋、令她窒息的物件和一些恐怖的场景。克莱尔喜爱中间嵌有浮雕或珐琅的玻璃饰物，如果有足够的财力，她会收集无数的万花筒和装有人造雪的塑料球。塑料球装在地下室深处的四只纸箱里，纸箱泛着黄水。至于恐怖的场景，她一向害怕溺水以及进入隧道、洞穴、地下室和闹鬼的车厢。在睡梦中，她一次又一次在这些场景中窒息而死。克莱尔一直认为，这样的错乱或许与胎儿出娘胎时的难产有关。其实如果要验证这一想法，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问一下她的母亲。但出于情感的缘故，她总

是回避这个极度敏感的话题，不想让它变成一个故事。

冬日里的一天，石田先生悄悄搬进克莱尔所居住的公寓。在一小时之内，两名搬家工轻手轻脚地搬上二十多个一模一样的纸箱和几件新家具。当晚，克莱尔看见这位新来的邻居安坐在客厅里喝着茶，仿佛是久住在这里的老房客。这个日本男人面容和蔼、温文尔雅，唇边总是挂着温煦的笑意，克莱尔很快便被他的魅力所吸引。没过多久，对外国人通常心怀疑忌的业主们也都真心接纳了这位新邻居。他说一口流利的法语，穿戴考究，举止优雅，订阅了《国际先驱论坛报》。从作息时间来看，他像是朝九晚五的办公族，虽然有时也离家几天，但从来都不会消失得太久。在搬来后的第三个星期里，石田在公寓楼的门厅里向克莱尔发出了去他家喝茶的邀请，这令她大吃一惊。克莱尔对任何不是由自己主动作出的决定总会疑窦顿生，但面对此次邀请，她经过反复思忖，最终找到了可以说服自己的理由：两人的公寓正好是面对面，他这么做只是想要结识对窗的女邻居而已，免得今后看见对方时出现尴尬，双方也都能免除窥私之嫌。

渐渐地，石田的邀请越来越频繁了，克莱尔为此颇感欣喜。让石田十分惊讶的是，克莱尔对彬彬有礼的交谈总是兴致十分浓厚，在整个聊天的过程中，她从来没有流露出一丝倦意。他觉察到了克莱尔的乖张脾气，但没有去评头论足。

对克莱尔来说，茶道原本是一件十分神秘的事，如今在邻居家

不仅亲眼见识，而且能够亲手尝试。她小心翼翼地重复着同样的动作，好像是在虔诚地举行某个宗教仪式。石田一开始觉得有趣，后来开始感到乏味，再后来也就习以为常。石田从未想到，最初那次礼节性的邀请竟然演变为日常生活中的习惯。总之，他在这段令人意外的相处中找寻到了某种奇异的乐趣。

一天，石田先生收到了一盒从日本寄来的名贵茶叶。于是，他把克莱尔请到家中，沏上一壶清香四溢的绿茶，两人盘腿坐在精致的丝绸垫子上，中间隔着一张矮几，静静品茗。克莱尔一边喝茶，一边浏览一本摄影杂志。她的头发很短，是红棕色的。石田习惯于日本女子的柔顺黑发，此刻正在脑海中想象着指尖掠过这头干涩的乱发会是怎样的感觉。当他在信箱前和克莱尔初次相遇时，他便立即想起一位法国作家对他说过的话，“在法国，红棕色头发的女人是作家们的终极幻想。”他与作家是在飞机上认识的，下了飞机，石田看到等待这位作家的高挑女郎留着褐色的长发。

克莱尔专心致志地翻阅着杂志。石田很感谢她终于听从了自己的建议：静静地待上一会儿。不知道她是否理解，“静谧”是他们俩之间最具日本味的东西。在这之前，他不得不应对克莱尔提出的五花八门的问题。这些问题都是关于他的国家，而且越问越具体，什么日本文学里的雪啦，日本人殉情自杀啦，神道教啦，还有日本的火车、火山岩、井伏鱒二、久雄太宰或是《浮世物语》……克莱

尔的好奇心简直毫无止境。不过，对她已经读过那么多关于日本的书，石田倒是感到十分惊讶。他有时甚至无法回答克莱尔的问题，这个时候，他就会向她推荐一些自己青少年时期读过的书，书中的内容他早已淡忘，只记得当初阅读时的好奇与激情。总之，克莱尔的问题无所不包，她似乎早已在心中勾勒出一幅关于日本的浪漫图景，而且再也不会改变这种想法。于是，石田也日复一日、周复一周地帮克莱尔精心构筑、日益完善她心中的日本，就像帮她耐心地搭建一尊精致却荒诞的微雕模型。

克莱尔的言行不由得让石田想起了一则关于葡萄牙诗人佩索亚——石田年轻时很喜欢的一位“诗坛怪杰”的逸事。记不得是在哪儿看到的了，诗人说自己有一套饰有日式花纹的瓷杯，并将之当作茶杯用。一天，有人介绍佩索亚认识了一位路过里斯本的知名日本学者，后者口中的日本让他大失所望。于是，佩索亚决定彻底忽略他的观点，继续凝视给他不竭的灵感源泉的东西——那套宝贝瓷杯。石田也在等待这样的一刻：克莱尔的想法让所有与日本人有过接触的东方人感到目瞪口呆，那时她不禁会打起寒战，那感觉犹如一滴沁凉的水珠滑过裸露的脊背。

有时在晚上相聚时，几杯葡萄酒下肚之后，石田会向克莱尔讲述他童年的趣事。他提起小时候去金阁寺的事。那是一个艳阳高照的上午，天空中飘起了雪花，“白雪落在树梢和屋顶上，就像是撒了一层薄霜”，刚说到这里，他便朗声大笑。他们的每句对话几乎

都要被石田欢快的笑声打断，这小小的专断行为扰乱了克莱尔的思绪，让她稍稍有些不悦，像是要报复似的，她陷入了沉默与冥想之中，仿佛出神地凝视着一座幻想中的神庙，或是其他具有异域风情的、只属于她个人的场景。

日本萦绕在克莱尔的心际，没过多久，她的生活就变成了以日本为圆心的机械运动。在她看来，这个国度也可以被列入“幽闭之所”的名单：这座迷人的岛屿，有好几个世纪闭关锁国，营造自己的完美世界，阻止一切西方“毒素”的侵入，比如基督教、讲道、真诚和逻辑。她把日本想象成一座积雪的花园，洁白的雪地上还没有留下任何人的足迹。

克莱尔把杂志递到石田面前，向他展示一幅占据了两个整版的大照片：在东京的地铁车厢里，坐着的男男女女个个都睡着了。“您看呀，”她问，“他们虽然全睡着了，但合上眼睛之前，显然都刻意将自己的东西放好了。有的把包夹在两腿之间，有的把包带缠在手臂上，丝毫不敢放松警惕。那是怕丢东西的缘故吗？”

手机铃音及时打断了令石田觉得有些头疼的对话，他噌的一下站了起来。克莱尔把他灵敏的动作归结于持续不懈的晨练——这是她在自己家里看到的。石田背过身去，开始说日语。这让克莱尔觉得怪怪的，很不自在，仿佛一口呛人的浓茶疏离了他俩之间的亲密。她感觉有什么不可预测的祸事即将降临，可能是恐惧或偏执的开始，也可能是失败的预兆或是一场忧郁引发的大病……她眨了眨

眼睛，从上到下仔细打量着石田的背部，试图把这些可怕的念头从脑海里驱逐出去。她对面前这个男人的感情生活一无所知，事实上，她对所有日本男人的感情生活也没有一点概念。她想起自己在青春期曾经跟一个喀麦隆男生约会，在最后时刻，她惊慌失措地拒绝了与他发生性关系，那个男生并没有为难她，似乎对像她这样的临阵退缩者早已司空见惯。从那以后，克莱尔就给自己扣上了种族主义者的大帽子，她耻于面对这段找不到出口的回忆，她确实没有能力和勇气突破某些底线。眼前这个日本人的身体令人不安，肌肉发达，矮壮敦实，虽然称不上美，但那种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力量，在克莱尔身上产生了一种麻痹神经的愉悦。石田的手势和动作就像他说出的句子，多一分则长，少一分则短，总是恰到好处地在该停顿的地方停顿下来。哪怕他仅仅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，身上都会发散出一股令克莱尔怦然心动的优雅之气。

石田挂断了电话，走回原处坐下，眉宇间蒙上了一抹忧虑。

“出事了？”克莱尔问。石田笑笑，摇了摇头算是否认。

“您最近工作很忙？”克莱尔锲而不舍地追问。

克莱尔在他们第一次会面时，便问过石田：“您是做什么的？”

石田回答说自己在日本驻法国大使馆工作。他还告诉克莱尔，能被委派到巴黎对他来说实在是件莫大的幸事，因为他很喜欢法国。

“您星期二没有回家。”克莱尔轻轻地说。

石田对此话并不感到惊讶，事实上，他对这种“监视”已有所

察觉。有时他进公寓大门或是在家里，偶尔瞥见克莱尔一动不动地藏在卧室窗帘后的剪影，她还自以为不会被人察觉呢。

“是啊。我们在图卢兹办了一个日本建筑展，我过去参加了开幕仪式。”

自打了那通电话之后，克莱尔觉得石田变得心不在焉。两人僵僵地杵了一会儿，谁都没有说话，视线游离，眼神飘忽。

当石田准备再斟点茶水时，克莱尔霍地站了起来，用手指着院子的方向，突然激动地大喊：“啊！看哪！快看那边！对面！那是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！”

克莱尔又惊又怒，一场“灾难”瞬间就在她的眼皮底下发生了——她家楼上的窗户里亮起了灯光。这套房子自从她搬来之后就一直空着，克莱尔自己也知道这样的好运不会持续太久，但眼前的事实对她来说仍不亚于晴天霹雳。关于这位芳邻对噪音的病态恐惧，石田并不陌生。此刻他站在她的身旁，凭窗观望着院子里的“好戏”。只见那个新房客的公寓里有个男人，他推开窗户，走上阳台，目光扫射了一遍公寓楼。他的视线似乎在日本人的客厅方向定格了片刻，克莱尔和石田立刻转过头去，退回了房间。

“这下可糟了！”克莱尔重重地叹息一声，沮丧地坐了下来，仿佛一名战败的士兵。

她环视四周，房间里多么安静，光线也很好，可美好的时光似乎只能持续短短的几分钟，稍纵即逝。她为这逝去的几分钟心痛不

已，并且再次感到现实的荒诞和自己的无能。她死死盯着石田头顶上方的某一处，继续快速地尖声尖气地嚷嚷，几乎有些歇斯底里：“这家伙是从哪里冒出来的？您觉得他是一个人住吗？千万别跟一个女人和一群吵吵嚷嚷的孩子住在一起，要真是这样，我只有搬家了。真搞不懂，往常要是有人新搬进来，门房都会打个招呼。现在倒好，人都住进去了，我们还啥都不知道！”

克莱尔突然停止抱怨，闭上眼睛，深深地呼吸一口气，试图让自己平静下来。唉，怎样才能从这场灾难中解脱出来？石田出神地凝视着那扇亮灯的窗户，突如其来的倦怠感包围了他，仿佛身体某处早已被遗忘的隐痛刹那间又复苏了。过了一会儿，克莱尔睁开眼睛，邻居先生阴冷的眼神让她忍不住打了个寒噤。

石田缓过神来，摆出一个绅士的笑容，问她：“您有没有试过……”看到情绪几乎失控的克莱尔，石田吓得没有敢把话说完。克莱尔的嘴角挂着一丝苦笑，这是一种相当西式的表情，似乎是精神崩溃的前兆。

“什么法子都试过了，”她焦躁地解释道，“您演示的呼吸法，医生的治疗方案，还有瑜伽……哪样都没用，什么都没让我镇静下来！我受不了噪音，就是这样。安静是多好的东西啊，虽然很冷漠，可是不会打扰任何人呀。”

说到这里，克莱尔咳了两声，这些话让她更加烦躁不安。她中邪似的把头猛然转向亮灯的窗户，希望这一切都只是个梦。然而现

实就是现实，那套公寓的的确确已经住进了人。

强烈的焦虑感排山倒海般地向克莱尔袭来，这焦虑像一把钢钳，狠狠地夹住她脆弱的心脏。未来可能出现的噪音是多么可怕啊！它将从天花板上、从墙缝里丝丝缕缕地钻入她的房间，渗入她的生活，侵入她的世界！

石田站起身，端着茶壶进了厨房。“别泡啦，我头疼，我要回家了！”克莱尔冲着石田的背影喊道。她必须赶回去听听动静，到现场证实一下。石田把她送到门口，两人来了个日式告别，两人相对着，简单地鞠了一躬。克莱尔很喜爱这种告别方式：双方的头很随意地那么一低，与对方形成不是很规则的对称，节奏的掌握也完全在于个人，不一定非要和对方合拍，很自然，也很随性。在她看来，这种没有任何肢体接触的告别方式蕴含了彼此间的无限敬意，相比之下，西方人极尽夸张的拥抱式告别简直就是用来侮辱对方。

“晚安！”克莱尔在两层楼之间的平台上喊道，随即消失在黑暗之中。

石田呆立在门口，眼神空洞，就像是被点了穴位一样。他自言自语道：“我应该停止跟她见面，我不能引诱她，这对我们两人来说都太危险了。”

克莱尔躺在铺着羽绒被的双人床上，仰面朝天，仿佛阿奎丹女公爵埃莱奥诺的卧像，直挺挺地躺在木头做的裙子里。她一动不

动，双眼大睁，紧紧盯住天花板，密切关注着周遭的动静，仿佛一位在林中静静守候野兔的猎人。过了许久，当她快要睡着的时候，突然听到脚步声从头顶传来。她的胃好像被人攫住了一样，一下子痉挛起来。接着，她隐隐听见了手机的铃声、踱步声和一个低沉的男人的声音，再后来一切又恢复了平静。“这是个独居的男人，”克莱尔暗自思忖，“可他的家具到底是什么时候搬上来的呢？我整个白天都在，没有看到任何人，没有听到任何动静呀。”她苦思冥想，百思不得其解。她把双手平放在腹部，就在肚脐附近，开始做一系列的呼吸运动。克里斯蒂安·迪特里希医生悦耳的、充满活力的声音在脑海中指引着她：“用胸腔深吸一口气，再用腹腔把它慢慢吐出来。呼气要比吸气时间长，就像一只气球在慢慢漏气……”当初，这位理疗医生费了好大一番工夫，才让克莱尔理解自己所说的画面：气球、在体内游走的气息、从头顶心到脚趾，还有他常挂在嘴边的“脏器的宁静”。最终，克莱尔渐渐平静下来，头脑里充盈着“气”，丢弃焦虑，坠入了不安、紧张、多梦的睡眠。

一 二

每天晨起梳洗之后，克莱尔便泡上一壶热茶，坐在厨房里翻阅当天报纸。她阅读的习惯有些与众不同，总是从后往前看。她先浏览娱乐版，由于对运动、赛事等毫无兴趣，体育版一般就直接跳过。《健康专刊》的生态版她最感兴趣，往往会花上很长的时间慢慢品味。其中一些有关地球和人类的耸人听闻的消息，使她能够产生心惊胆战的快感，给她带来意想不到的焦虑。至于头版，她最多浏览一下大标题。也许从小就受到了父母的影响，克莱尔对政治一向毫无兴趣，她认为，政治跟宗教一样就是那么回事，热衷还是冷漠完全取决于家庭。因此，成年之后，她每次选举都投左派，就像复活节和圣诞节去教堂一样，仅仅是个形式而已。

那天早上，克莱尔跟往常一样到楼下拿来当天报纸。娱乐版上有篇明星的报道吸引了她，受访的男演员说，从小时候记事的时候起，他就一直烦恼不堪，烦恼无时无地不袭扰着他。克莱尔十分欣

赏他的坦诚，因为大多数人都把“烦恼”看作一件难以启齿的事，唯恐避之不及。克莱尔自己特别容易烦恼，也从不掩饰自己的忧郁。不过，平时一旦跟其他人聊起这个话题，对方马上就会一本正经地说：“我发誓，我从来没有烦恼，即使碰上，也能找到法子让自己开心起来！”每每遇到此这种情形，她也就不想说下去，只是无奈地笑笑。此刻，她穿着睡衣坐在厨房里，痴痴地看着报纸上男演员的脸庞，他上了年纪，但依然英俊潇洒，尤其是那蓝色的双眸里流露出忧郁的目光——今天总算遇到了一个知音！

一阵轻轻的穿堂风吹进微微开启的窗户，给克莱尔家黄色的小厨房送来了一阵咖啡香。公寓楼里所有厨房的窗户都朝向小天井，天晴的时候，每家每户的窗户就敞开来，炒菜的滋滋声、餐具的碰撞声、压力锅的啸叫声与各种酸甜香辣的气味交织在一起，让克莱尔觉得置身于她想象中的意大利。

突然，一阵吵吵嚷嚷的声音划破清晨的宁静。一听声音，克莱尔很快就知道今晨表演这出蹩脚“话剧”的演员是谁——楼下的布吕亚尔夫妇，安托万和露易丝。克莱尔站起身，想要把窗子关上。她觉得偷听人家夫妻吵架很无聊，也有损自己的形象。但是，那越来越激烈的争吵最终使克莱尔的好奇心战胜了清高。她重新坐下，准备继续欣赏这出“闹剧”。

就在这时，只听安托万扯开喉咙，忽而咆哮，忽而低吼，显然是真的动了气。克莱尔平时对这个又瘦又小、头顶微秃的男人没有

一丝好感，在她心中的表格里，安托万被列入“头上有脚臭味”的那一栏。小时候，别的孩子都热衷于收集钥匙扣、《天使爱美丽》和《大鼻子情圣》海报之类的小玩意儿，但是克莱尔却喜欢观察周围的人，并在心里对他们的行为习惯进行归纳分类。一旦有两个人表现出某种共同特征，她便把他们归为一类，变为自己的新藏品。成年之后，她仍然沿用了相同的分类标准，在这个分类体系中，一个人也有可能被列进多个类别，于是，这位邻居便同时出现在表格的另外两栏：“问候时喊人外号”和“关门时咣当一声”。除了安托万·布吕亚尔以外，同被列入“有脚臭味”一栏的还有一位风靡 20 世纪 80 年代的英国歌星和一名漫画家。有时，克莱尔在她所在出版社的走廊里会遇见后者。

相比之下，克莱尔对安托万的妻子还算有点好感。露易丝是个四十出头的金发女郎，长得有点像明星德菲因·塞里格，她身上总是很奢侈地喷上很多香水。一向不修边幅，有时会被商贩们误称为“先生”的克莱尔却是很喜欢精于打扮自己的女性。她一直对那些浓妆艳抹的女演员有种特别的好感，这类演员矫揉造作、扭捏做态，通常没有人，尤其是女人会喜欢，可是克莱尔却欣赏她们，就好像欣赏一出精彩的节目。克莱尔对她们周身散发出的十足的女人味仅仅是欣赏，从不感到嫉妒，因为在她的心目中，最美丽的模特都是男性化的。

“够了，露易丝，真是够了！”安托万喊道，“我再也受不了你